

朱鸚

藝術節

開啟跨地域對話

■《一桌二椅》演出。

■古典爪哇舞

2010年，日本政府委約榮念曾為上海世博會日本館創作演出，當時他向日本方面提出他們必須正視南京問題，因而找來一眾南京藝術家，一同排練了《朱鸚的故事》，並在世博會演出六千四百多場。雙方合作愉快，在世博會後將之延伸為年度計劃，每年辦工作坊、研討會、創作，探討表演藝術的各種話題。2012年，以榮念曾為首的進念·二十面體更與日本東京高原寺藝術中心、江蘇省昆劇院，聯手籌辦第一屆「朱鸚藝術節」，以對話與交流為前提，探討傳統與創新的可能性。

至今，藝術節已低調地舉辦了四屆，每年均邀請亞洲各地的表演大師與中國的年輕演員創作，透過實驗性的合作，尋找更多的發展空間。

本版一連兩期，以朱鸚藝術節為切入點，探討跨文化交流的可行性及香港在跨地域交流中如何發揮力量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■能劇大師西村高夫演出《楊貴妃》。



曲演員來說太難了。」演員之一的孫伊君說。而最先步入現代劇場的楊陽，之前與榮念曾合作做《夜奔》，他直言一切都超乎想像，「前三年做實驗劇場讓我很多困擾，於是老師就建議我拋開過去的框框，重新學習。」從2007年至今，他用了八年時間與現代戲劇對話，發現自己過去「確實太封閉了」。

進念助理監製卓翔便說，這批演員都有點迷茫，他們並不是昆劇院裡最受重用的演員，往往演武生、武旦、花臉、丑角等，有些甚至淪為跑龍套的，不為人所知。而「一桌二椅」這個舞台打開他們另一扇窗，他們慢慢從角落走到人前，透過接觸現代戲劇讓他們多了一份信心，並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。如朱虹、趙于濤兩人今年便隨劉曉義到新加坡，除了排演《一桌二椅》外，更到新加坡實踐劇場屬下的實驗室，與現代演員互相學習、訓練。「我們不純粹是戲劇交流，更多是演員彼此的交流。」劉曉義強調在人材、方法、作品三者中，方法的累積、人材的培養才是最重要的。

尋找更多合作夥伴

今年的藝術節，南京博物院首次成為合作夥伴，提供場地等硬體協助。而榮念曾更邀請了三四十個本地大專院校學生到南京考察，將教育、交流等工作具體實踐出來。他與佐藤信、柯軍合作多年，爭取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及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的支持，在過去幾年邀請了日本木偶大師結城孫三郎、能劇大師清水寬二等入來南京示範演出，而今年又邀來印尼、印度大師，並在《一桌二椅》加入京劇元素，「我與京劇、川劇、秦腔、黃梅調、粵劇演員都合作過，我相信香港在文化交流方面有潛力做更多事。」榮念曾笑言。



■朱鸚藝術節由榮念曾牽頭，佐藤信、柯軍等人聯合策劃。

與其他商業性的藝術節不一樣，朱鸚藝術節的側重點不在於作品，而是如何透過創作，跨越傳統並反思現狀。以今年藝術節（10月25至31日）為例，七天共有三組演出，分別是《非遺古典》、《坐井觀天》及《一桌二椅》，前者以「跨越性別的創造」為題，來自印度、印尼、日本及中國的藝術家，「反串」演出經典劇目；後兩者則是實驗性創作，以傳統昆劇為載體，結合能劇、京劇、現代劇場元素，顛覆大家的想像。

從非遺中吸收養分

是次的兩場《非遺古典》，包含中國傳統昆劇、日本能劇、印尼古典爪哇舞及印度古典舞蹈四組演出，其中日本能劇大師西村高夫演出的《楊貴妃》叫人眼前一亮。中國關於楊貴妃的劇目，以《長生殿》最為有名，刻畫了楊貴妃與唐明皇一往情深的淒美愛情故事。與之不同的是，能劇《楊貴妃》以楊貴妃死後為切入點，唐明皇命方士尋找楊貴妃之靈魂，終在蓬萊島找到對明皇念念不忘的貴妃，她為愛人獻上一曲霓裳羽衣舞。

西村在劇中反串楊貴妃，初見方士，即以古代日語唱出其留戀塵世的不捨之情，他在舞台上緩緩行走，舉手投足間隱隱帶有一股哀痛之情。能劇演出素以嚴肅莊重見稱，東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王廷信在評鑑這種藝術時便說，「最初我覺得能劇很難吸引人。」其緩慢的節奏確實非人人吃得消，但觀察之下，卻發現「其魅力是昆曲沒有的。」而在能劇演員眼中，昆曲也非常性感。

來自印尼的Didik Nini Thowok則表演了古典爪哇舞，他穿着華麗的民族服飾，以柔軟的身段、靈活的手部動作演繹一位對鏡梳妝、塗脂抹粉的少女。印尼舞蹈對於觀眾而言是新鮮的、充滿娛樂性的，但Didik強調，印尼舞蹈受中國影響甚深，其中傳統峇里舞便是從中國故事衍生出來的。據說當年鄭和下西洋，來到印尼，其中一位同行的中國女孩嫁給當地的國王，峇里人便從這個故事中延伸出一段舞蹈。「我父親是福建人，母親是爪哇人，因而對研究中國對印尼的影響特別感興趣。」Didik笑言。

傳統戲劇新方向

傳統藝術要創新從來都不易，而昆劇又有「百戲之母」之稱，在幾近失傳下因2001年被聯合國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中而風生水起。近年，政府大力推動昆劇發展，讓其火熱一時，但在江蘇省演藝集團總經理、藝術節聯合策劃人柯軍眼中，則「太熱太美了」，他認為「昆劇不應該只停留在美的層次上」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他率領的江蘇省昆劇院便與榮念曾合作，試圖透過各種實驗性劇場重新審視昆劇，最為人熟知的便是《夜

■能劇演員北浪貴裕（左）與鸚澤光在非遺講座上展示能劇面具。



■每次演出古典爪哇舞前，Didik Nini Thowok都要花兩小時化妝。



奔》一劇。

他鼓勵昆劇演員不要固步自封，只停留在傳統上，反而應該放下身段，與其他藝術「對話」。因而在朱鸚藝術節展開時，江蘇省演藝集團便成為最有力的合作夥伴，一眾年輕昆劇演員分別跟來自日本、新加坡、香港等地的藝術家合作，以「一桌二椅」的方式，編排、演繹了七段，各二十分鐘的短劇。譬如，由佐藤信執導、結合能劇與昆劇的《站》，由松島誠執導、將現代劇場、昆劇、京劇融合為一的《Fight Me Now》等，都着力於打破框架，集傳統與先鋒於一身。

朱鸚藝術節的朱鸚，是一種瀕臨絕種的鳥，世人就其應該關在籠子裡圈養還是放出去天生天養而爭持不休，柯軍亦以朱鸚比喻傳統藝術，指不應細綁在傳統層面上，而是走出去尋找生機。

榮念曾便說，與昆劇演員合作極為有趣，指彼此會討論走路的方式、討論演員與燈光的關係等。

提升演員自信心

講到創新，其實幾位昆劇演員最初都是「趕鴨子上架」，不知就裡、迷迷糊糊地做，「這對戲

走東西

文：余綺平

一代華裔紅星



■黃柳霜

第一位華裔美國荷里活影星黃柳霜（Anna May Wong），上世紀二十年代紅遍歐美。今年是她誕生一百一十周年，英國為紀念這位多才多藝的默片紅星，從今年初中國春節開始，就不斷舉行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，如電影、舞蹈、音樂和話劇，向西方觀眾介紹黃柳霜之餘，也順道推廣中國文化。

本月十五日倫敦將放映黃柳霜一九二八年主演的默片《Song》，由德國大師（Richard Eichberg）導演。較早前，她的另一部代表作、由德國大導演杜邦執導的《皮卡迪利大街》（Piccadilly）已經上映，當時現場演奏中國傳統古典樂曲，加插現代西樂，作為該默片的配樂。

英國藝評家認為，黃柳霜不僅僅在電影界有傑出成就，她還是一位時尚偶像。當年她的衣着打扮領先潮流，她活躍於社交圈，與知識分子、劇作家、攝影師來往，甚至和英國皇室成員打交道。

在黃柳霜四十多年的演藝生涯中，共拍了五十多部電影。影評人認為，華人在荷里活取得如此成績，除了李小龍和成龍外，就是黃柳霜了。

黃柳霜一九三六年曾返中國尋根，在上海迎接她的，就有「民國第一外交家」顧維鈞和國學大師林語堂等赫赫有名的知識分子。據說，黃柳霜能夠隨口背出林語堂的英文著作。她逗留中國長達九個月，活躍於演藝圈，愛上中國戲劇。她努力學習中文，惡補普通話，後來與國劇大師梅蘭芳共進晚餐，談笑風生。

黃柳霜後來帶了大批旗袍返美國，穿着出席荷里活派對。她展示了婀娜多姿的身材，出盡風頭，照片刊登在娛樂版顯著位置，讓西方認識中國旗袍之美。

這位天才橫溢的紅星，一九零五年在洛杉磯出生，原籍廣東台山，父母在唐人街經營洗衣店，是第三代移民。黃柳霜自小迷上表演，最初任攝影模特兒。她的外表有一種獨特天然美，深得攝影師喜愛。一九二二年黃柳霜年僅十七歲，已在荷里活第一部彩色電影《海逝》（The Toll of the Sea）演出。

五年後，黃柳霜連拍三部電影，包括《The Devil Dancer》、《Across to Singapore》和《The Crimson City》，逐漸在荷里活走紅。在當年以白人為主導的美國社會（演藝圈），黃柳霜能夠冒出头來，成為美國第一位華裔紅星，實在不容易。但她事業雖成功，內心深處卻憤恨難平。

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，種族歧視嚴重，華人禁止移民，就算華人嫁予美國白人，也屬非法。黃柳霜受環境所迫，曾經拍攝一些被同胞批評為「辱華」或侮辱東方女性的電影，例如在《海逝》裡，她飾演中國少女蓮花，與美國白人相戀後遭遺棄，最後自殺身亡。黃柳霜得不到同胞諒解，鬱鬱寡歡，一九二八年移民歐洲發展。

來到倫敦，黃柳霜如魚得水。她迷戀舞台劇，和羅蘭士·奧利花（Laurence Olivier）演對手戲。她為了改善英語發音，聘請劍橋大學教授教英文。好學的她，還勤學法文和西班牙文，準備在歐洲大展拳腳。

黃柳霜先在德國拍了《Song》。逗留英國期間，黃柳霜拍了她的代表作電影《皮卡迪利大街》。另外，她與倫敦的一流攝影師，如皇室御用女攝影師威爾丁（Dorothy Wilding）等來往密切，拍下一大批名照。英國在二零零八年中國春節時，在倫敦國家畫廊舉辦的「黃柳霜照片展」中，就展出了這些大師當年替她拍的名照。

一九三零年黃柳霜因不習慣歐洲生活，在英國居住了僅兩年便返美。她天資聰穎，演藝事業再創高峰，除了拍戲，還在美國演出了一百六十場舞台劇。

遺憾的是，這位藝壇一代奇女子，未被她的祖國認同。

「兩個轆」漫遊沙田歷史文化

閱讀與運動結合，枯燥的歷史知識亦可以變成生動的導賞團，新地新聞會今秋便推出「我閱讀，我『敢』動」項目，與眾分享一系列從頭「動」到腳的樂趣。上月舉行的「兩個轆漫遊書世界」文化導賞團，邀請到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擔任星級導賞嘉賓，帶眾人踩單車趣遊沙田。



■丁新豹介紹沙田積存圍的歷史。

黃坤堯曾在《書緣》中這樣說：「沙田本來就是人文薈萃之區，尤以中大成立之後，文人學者絡繹於道，很自然地就跟文學扯上了深一層的關係。一九八一年，余光中將一些與中大風光人物有關的文章輯為《文學的沙田》一書，於是『沙田文學』之名不脛而走，揚名海外。」原來沙田地區古稱瀝源，此名源自城門河清澈的河水，16世紀時已有大家族在此建立圍村和廟宇。其後，隨着火車站和新城市廣場相繼落成，沙田已成為高樓林立、行人熙攘的新市鎮。從大圍村到曾大屋，再至香港文化博物館，丁博士帶領眾人踏單車遊沙田，尋找那些經歷了時代變遷的新顏舊貌的歷史建築，以有趣角度再觀香港。

時代變遷，慶幸蘊藏於繁華之後的歷史建築今猶在。大圍村又名積存圍，圍門和侯王宮尚存，「『積存』意為行善積德和存仁愛之心，圍內韋氏成員居多並建立祠堂，歷史發展悠久，巷子盡頭的侯王廟則為村民議事之地。」而耗時二十年建成的曾大屋，則是一個圍成長方形的客家傳統式圍村建築，圍牆四角還保留着用作偵察的望樓。身為客家人的丁博士介紹：「曾貫萬清朝時從五華（粵北）遷來沙田。他於筲箕灣開設石廠，致富後便於沙田買地興建圍村供族人居住，並命名為『一貫世居』，意為世代代居於此。但事與願違，現部分單位已租予外姓住客。」

丁博士認為，歷史文物建築無可避免會被社會發展所淘汰，坊間能找到關於沙田的書籍和文獻也少之又少，他推薦余光中《沙田山居》、陳達材《沙田新市鎮規劃故事》及區議會出版的《沙田古今風貌》等書籍，「余光中的散文記敘了他住沙田時與朋友的相處點滴，表達對自然風光的熱愛之情，《沙田古今風貌》是零散資料的匯集。」

■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《天生緣分》傳統歌劇新演繹

由韓國國家歌劇團與香港管弦樂團聯手演出的原創歌劇《天生緣分》早前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，而眾主創更於開演前先行會見傳媒，分享是次來港的公演感受及講解該劇的特別之處。

《天生緣分》於2006年開始首演，講述朝鮮首富的兒子夢阮被父親安排迎娶尚書的孫女瑞香為妻，但夢阮和瑞香不想盲從父母，因此二人各自假扮傭人，尋找真愛。

該劇先後在德國、日本、內地和土耳其上演，韓國國家歌劇團藝術總監金學文笑稱自己當藝術總監僅四個月，今次來港公演其實是上任前已決定的事。他大讚香港文化中心的舞台設計和音響比土耳其的公演場地更優秀、更適合該劇，加上今次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，意義更重大，他既緊張又期待。而舞台總監徐在亨則表示：「香港管弦樂團在韓國很有名，是世界知名的樂團。即使今次我們雙方一起練習的時間很短，他們未必很了解韓樂的節奏，但他們仍掌握得很好。今次演出亦包含了韓國傳統樂器，如伽倻琴、大琴、太平簫等，讓觀眾感受古時韓國貴族和平民生活有何不同。」

另一方面，作曲家林俊希則說，對比起西方歌劇的悠久歷史，韓國歌劇較重情。她希望藉《天生緣分》讓觀眾感受到傳統創新的一面。她特別期望觀眾可留意



■《天生緣分》眾主創出席記者會。

陳敏娜 攝

意男主角李勝默與女主角徐活蘭合唱的《美麗的女子》，該曲描寫二人初見面並互生好感，專程用新方式演奏傳統樂曲，從而增添浪漫感。男主角李勝默補充道：「是用了西方的唱法去唱一首很傳統的韓國曲調，令該曲變得世界化，我亦有種進軍世界的感覺。」他更在傳媒的起哄下，即時獻唱一小段，博得全場掌聲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